

■何水法認為紫荊花開的時候如錦似霞，正如香港和祖國的今日氣象蒸蒸日上。 彭子文攝

何水法《春湧香江》

潤澤心中的紫荊花

「在繁體字裡，湧字有『涌』和『湧』兩種寫法，我要用帶有『力』的『湧』，因為不論是香港還是祖國，都在時代的脈搏裡，有力地湧動。」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畫家何水法如是說，日前他攜逾50幅新作來港開展，高2.15米、長5.8米的巨幅作品《春湧香江》更是專為香港回歸20周年而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由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杭州抱華樓何水法美術館共同主辦的「春湧香江—何水法花鳥畫作品展」日前於香港榮寶齋畫廊舉行，這也是何水法的首個香港個展，希望藉此次展覽為香港回歸20周年和國慶中秋佳節增添特殊的文化意義。「我們帶著春的氣象和希望來到了香港，願香港的發展如春潮般不斷滾滾向前。作為一位從事傳統文化的文藝工作者和畫家，我深切感受到傳統文化必須在傳統中不斷擴展和多元化發展，以包容性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近年我也常帶著作品去世界各國展覽、交流、學習，進行『一帶一路』主題的采风。」他說。

半世紀心繫紫荊花

「紫荊花在我的記憶裡，整整開放了半個世紀。」原來早在上世紀60年代，何水法便在前輩畫家的畫裡看到過一枝工筆的紅花羊蹄甲，那嬌嫩靈動的花瓣，弧形開叉、形似羊蹄的葉片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從小喜歡畫畫，那時的他已經養成了對新奇的花木過目難忘，總要找機會寫生的習慣。後來，在廣州嶺南畫派紀念館裡，他看到了真正的紅花羊蹄甲，也留下了很多寫生作品。那時候的他早已從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花鳥畫研究生班畢業，作品得到了劉海粟、陸抑非、謝稚柳等書畫大家的指授和肯定，並已經開始了個人的繪畫語言探索。對於一般的花鳥畫題材他了然於胸，然而初次嘗試紅花羊蹄甲創作卻失敗了。「那是一幅四尺三開的作品，形似與氣韻的關係沒有處理好。當時我覺得，這樣有靈性的花兒，還需要更凝練、更成熟的筆墨來表現。」

「當我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花的那一剎那，瞬間勾起了多年前的回憶。原來，我二十歲出頭初次見到的畫裡的紅花羊蹄甲，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花紫荊，創作紫荊花的念頭再次開始在我腦海中縈繞。」受邀來港辦展時，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紫荊花，「在中國的傳統花卉裡，《花紅百日》的紫薇常被前人歌頌，像紫荊這樣花放半年的更是難

得。紫荊花開的時候，滿樹嫣紅，遠望如錦似霞，正如香港和祖國的今日氣象，春意盎然，蒸蒸日上。」準備了半世紀之久，動筆時他思如泉湧，揮毫下筆，一氣呵成。他說：「題款瞬間湧入腦海——『春湧香江』。香港是海上明珠，而海納百川。香港的今天與明天，都將有融融春色從四面八方湧來。在內地，也有一種紫荊花，早春裡滿枝豔紅，搖曳生姿。這種紫荊花，一直是古代文人筆下骨肉親情的象徵，寓意着思念、親密與和美。香港的紫荊花與內地的紫荊花同屬一科，本是近親。我想，香港的紫荊花同樣也是兩地民眾、兩地文化友好交匯、互動溝通的象徵，昭示着兩地更加美好燦爛的未來。」

從工筆到寫意

何水法1946年8月生於杭州，祖籍紹興，1980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花鳥畫研究生班。現為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他曾對兩宋花鳥畫做過精深的研究，其工筆花鳥畫結構嚴謹，用筆圓潤自如，設色典雅秀逸。寫意則受青藤、八大之影響，氣旺神暢，筆墨華滋，渾然天成，厚實靈動。與工筆畫有相對固定的勾線、賦色法不同，寫意花鳥畫創作需要更多的創造性和開拓性。面對嶄新的創作題材，寫意花鳥畫家需要新的筆墨表現方式，需要在顧及形似的同時，用新穎的筆墨表現出對象的神韻和氣度。可以說，每拓展一個新的寫意花鳥畫題材，就要相應找到一套筆墨語言，這需要畫家全方位的修養和能力。

隨着去過的地方愈來愈多，他積累的素材也日日見長，關於畫的領悟也愈來愈簡單——以書入畫，寫意境，寫生氣的傳統中國畫之妙需要保留，外來繪畫的長處，也盡可以借鑒吸收。「畢竟，源遠可以保障空間上的流長，而廣採博取能夠保證時間上的綿延不絕。」從工筆到寫意，從小寫意到大寫



《天然碧玉圓》，69x69cm，2017



《名花過雨煙光濕》，97x90cm，2017



《馬達加斯加國花鳳凰木》，97x90cm，2017



《春湧香江》，215x580cm，2017

意，他走得自然愜意，解釋為「性格格然」，「畫如其人，我性格豪放，藝術是真正性情的表達，我才能夠在這個領域進一步地去深化。」一身紅衣的他笑說，在中國畫山水花鳥中唯獨選了花，也是因為其大氣的特點，藝術家要有大格局，「雖然花鳥並稱，時代變遷，鳥卻逐漸成為了小資情調的表現。」

冀望聯合國開展

何水法畫花，也偏愛描繪各國國花，世界各國團結安定是他的願望，在他眼裡，國花是一個國家歷史風貌和人文情懷的代表。早在去年他便於杭州舉辦了「湖上留香——何水法G20國花精品國畫展」，展出他精心創

作的以G20成員國國花為主要的作品25幅，包括中國牡丹、南非帝王花、墨西哥仙人掌、美國玫瑰等。關於國花的題材，他表示自己未來8至10年內將繼續創作，冀望在畫齊世界各國的國花，在聯合國舉辦畫展。

對於喜好中國畫的學生，現為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的他建議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開始，「臨摹前人優秀作品的同時，只有抓住傳統的根，不斷地繼承和發展，才能逐漸找到自己的獨特方向。」同時，他表示中國畫是終生的學習，10幾20年的努力也未必有所成就，30年40年的鑽研才能看到成果，大師級的畫家六七十歲也在起步階段，「只有好好地畫，別無他法。」



■ 嘉賓出席畫展開幕儀式。

張岳悅攝



《葵藿傾太陽》，69x69cm，2017

眼鏡設計師 Christophe Kozma

作品反映瑞士人價值觀

精於眼鏡設計的Christophe，去年獲眼鏡界奧斯卡Silmo提名，他的眼鏡設計繼承瑞士製錶追求極高精準度、注重細緻精湛工藝及不斷創新的傳統，並將兩者的技術相結合，創作出不需任何螺絲、鉚釘或焊接工序的眼鏡，靠的就是他設計出的獨特鉸鏈（眼鏡腳及鏡框的接合點）。他認為，這些設計反映了瑞士人的民族性，因為瑞士人說話簡潔而帶有意義，跟產品一樣，沒有過多的裝飾，只需要精準而又純淨的設計。

瑞士人Christophe Kozma是眼鏡品牌Von Arkel的CEO，日前來港推廣自己逐漸打入國際市場的品牌。視光師出身的他，於1994年開設第一間眼鏡店，其後於2000年及2009年增設第二及第三間分店，他的夢想是將眼鏡變成一種象徵個人身份、又能結合精細機械技術的奢侈品，讓大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因此創立了Von Arkel。「還記得六歲時我的視力很差，當我第一次去眼鏡店，嘗試帶光學眼鏡時，我感覺整個世界正在改變。完美的鏡框包含了

它的平衡、舒適性和設計。光學鏡架，也意味着你的身份，以及給人的印象。眼鏡會透露你的個性，你的身份，風格以及價值觀。」

秘密在於細節的設計

現今時代，大量眼鏡品牌紛紛加入市場，帶來款式新穎、色彩繽紛的眼鏡設計。雖然如此，很少眼鏡配備具備技術功能性的附加價值而又同時成為奢侈品。而後者正是Christophe的理想。他選擇在眼鏡鉸鏈部分而非鏡框部分融合瑞士製錶業顯微技術，包括相同的合金鋼（Alloy Steel）和Bar-turning技術，並因此取得專利。他解釋：「秘密在於細節。鉸鏈是眼鏡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有如手錶內的錶芯，連接鏡腿及鏡框，使眼鏡各組件能完美結合，並融入微機械技術於鏡框設計之中。鉸鏈技術是永恆的。相反，鏡框會隨着時間和季節而轉變。如果真的要追上潮流，用家只需保留鉸鏈，換上不同的框架就可以。」

另外，除了在鉸鏈部分採用精準但簡潔的設計外，Christophe也堅持在眼鏡其他部分保持簡約，使之符合自己的設計哲學。「眼鏡沒有任何螺絲或黏合劑，無需化學加工處理，這就是設計的首要條件。鏡架更採用鈦製成，輕薄而耐用。」Christophe還即席向記者展示如何分拆眼鏡不同組件，只見他輕而易舉就把不同組件分拆開來。他形容：「我設計的眼鏡組合在一起時即使沒有螺絲也非常堅固，被強行折曲也能夠完好地自我復原，但知道秘訣的話，要分拆開來也不困難。」

設計反映生活態度

瑞士人總是在鐘錶、珠寶這些奢侈品的技術上引領全球，而Christophe的設計也延續



■ 眼鏡沒有任何螺絲或黏合劑。 陳添浚攝



■ Christophe去年曾獲眼鏡界奧斯卡Silmo提名。

陳添浚攝



■ Christophe設計的眼鏡鉸鏈融合了瑞士製錶業顯微技術。



■ 鉸鏈有如手錶內的錶芯，連接鏡腿及鏡框。

了瑞士人的優良傳統。「大家也知道一隻瑞士名錶像家傳之寶一樣可以一代傳一代，所以我設計的眼鏡也是着重持之有效、不受潮流影響的精細鉸鏈技術，眼鏡腳也是非常堅實耐用。」他又說這是瑞士人天生的價值觀使然：「瑞士人說話簡潔而帶有意義，跟產品一樣，沒有過多的裝飾，只需要簡潔而精密的設計。而且瑞士人的生活成本很高，我們不會接受受次等的產品，所以養成精益求精的生活態度。」因此，提到對自己影響最大的設計

師，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對現代主義建築風格有深遠影響的瑞士法國混血建築師科比意（Le Corbusier）。科比意認為，劣質品總是過度裝飾，精品則做工簡潔精良，純淨堅固，他的不加雕飾愈彰顯其精湛工藝。今次已經是第5次遠赴香港的Christophe，認為香港的設計風格同樣反映了香港人的生活價值。「從熙來攘往的街道上你會看到香港人總是充滿活力，這與瑞士人是不同的，所以香港的設計，尤其是建築物，都給你一種很有力量、很雄偉的感覺。」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